

明
紀

冊
五



明紀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仁宗紀

起洪熙建元乙巳正月
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年春
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越日帝召楊士奇謂曰呂震每
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矣 乙亥詔曰朕祇紹洪圖仰惟祖宗創
業之難夙夜惓惓嗣位初蠲逋負赦有罪停罷不急之務選任賢良
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
文武羣臣之責尙脩舉職業共圖維新之治 己卯享太廟 建宏
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
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
直閣中命楊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

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脩

省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及成祖配 戊子進恭順伯吳

克忠爲侯封李賢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賢初名丑驢元工部尙書

來歸授燕府紀善侍帝最恭謹以舊恩封克忠管者以戚里恩封

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賜鈔有差著爲令 己亥廣西布政使周幹

廣東按察使胡燦四川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還

代以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卹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

旣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故有是命 大理寺少卿弋謙

言事過激帝不懌呂震吳中及侍郎吳廷用等劾謙誣罔劉觀令十

四道御史合糾謙帝將罪謙楊士奇爲解乃止然每見謙詞色甚厲

士奇復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

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朕過今當置之遂免

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兵部尙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

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仍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加黃淮戶部尙書金幼孜禮部尙書楊士奇兵部尙書時閣職漸崇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爲尊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雲南曰征南大同征西前湖廣平蠻兩廣征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鎮朔甘肅平羌寧夏征西交陞征夷副延綏鎮西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鎮恣睢專軍務費獻在甘肅亦爲所制帝聞賜璽書責獻曰爾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獻得書陳謝戊申祭社稷鄭和還命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有守備太監自和始

丙辰耕藉田

丙寅成祖神主祔太廟

是月南京地凡十有六震

初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
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兔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出
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三月壬申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
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 帝以言事者益少丁丑
召楊士奇曰朕怒弋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白
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曰朕自卽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有不當不加譴訶羣
臣所共知也間者大理少卿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文章
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
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無言而爲
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
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皆直言
之勿以爲諱謙朝參如故 戊子隆平饑戶部請以官麥貸之帝曰

卽振之何貸爲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
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寃濫朕甚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
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
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人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
以不孝論非謀反毋連坐親屬古之盛世採聽民言用資戒警今奸
人往往撫拾誣爲誹謗法司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
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庚寅薛祿巡開平大同邊 山壽至
交趾黎利得敕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辛卯李安爲
參將與陳智同鎮交趾智素無將略憚賊且與方政迕遂頓兵不進
賊益無所忌再圍茶籠州又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悉力拒守 先是
胡濙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
納之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
將還都南京故也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

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創痍尙未復民尙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會上五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 加封張玉河間王王真寧國公與朱能姚廣孝並侑享成祖廟廷帝謂張輔有兄弟可加恩乎輔頓首言輓輒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郎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是月南京地震夏四月壬寅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卽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院 壬子皇太子謁孝陵居守南京李慶及左諭德周述等從慶在

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 戊午帝如天壽山謁
長陵己未還宮 賜蹇義印曰忠貞楊士奇曰貞一璽書諭之曰曩
朕監國卿日侍左右徇國忘身二十餘年夷險一節茲製印賜卿藏
之於家俾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也義視夏原吉尤厚重然過於
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詰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楊榮嘗
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
笑曰吾固弗信也 振河南及大名饑 南京地震 五月李時
勉上疏言事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
侍講羅汝敬亦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並改御史命曰慮一囚言一
事章三上己卯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
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庚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
太子於南京 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謂夏原吉曰李時勉廷
辱我言已勃然原吉慰解之是夕帝崩於欽安殿年四十八皇后命

鄭王瞻垓襄王瞻燿監國 皇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卽日就道時
中外疑懼黃淮憂危歐血南京亦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
於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
敢干之遂由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宮中始發喪百官素服迎
太子於盧溝橋宣遺詔哭盡哀太子素服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
宮門外釋冠服被髮入居喪次 庚戌太子卽位 辛亥諭邊將嚴
守備 甲寅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 秋七月戊辰朔禮
臣請帝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帝曰朕心
何能忍雖加一日愈於己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令百日後再
議 乙亥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 辛卯顧興祖討大
藤峽蠻平之 壬辰錄宿衛東宮舊勞封左都督吳成爲清平伯
乙未諭法司慎刑獄 閏月戊申薛貴吳成及都督馬英都指揮梁
成帥師巡邊 宏文閣罷乙丑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典

機務 都督僉事巫凱鎮遼東 京師大雨壞正陽齊化順成等門
城垣 禮臣復請御奉天門帝命俟山陵事畢 帝下詔求言湖廣
參政黃澤上疏言正心卹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
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
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
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
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
漢唐已事彰彰可鑒帝嘉之而不能用 興州左屯衛軍范濟詣闕
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
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
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
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
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

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趣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脩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句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

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驛騷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饒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人才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講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

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礪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旣以饋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鍊兵扼險以待內脩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朵兒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禽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犁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創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天闕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

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濟元進士洪武中嘗官廣信知府坐累謫戍時年八十餘奏上帝欲用之呂震言其老乃以爲儒學訓導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帝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因語羣臣曰皇祖嘗諭皇考謂叔有異志宜備之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之歟凡有求請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初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殺掠所齎金幣仁宗璽書諭赤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賊主名而敕李英與土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詔知安定指揮哈二孫散哥曲先指揮

散卽思實殺使者遂帥兵西入賊驚走追擊踰崑崙山深入數百里
至雅令闊八月戊辰與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
雜畜十四萬由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
壬申詔內外羣臣舉廉潔公正堪牧民者 周幹還言有司多不
得人士豪肆惡而岳福不任職帝召福還癸未擢胡槃大理卿與葉
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
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槃捕
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衛所糧
運不繼軍乏食槃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
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擅罪槃 周幹又言蘇常嘉湖諸府民多
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
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
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又

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仁和海寧崑山海
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
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
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 九月壬寅葬昭皇帝於獻陵
廟曰仁宗初詔營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蹇義夏原吉皆力
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
麗遠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爲制 權謹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左
參議致仕 蹇義等請仁宗祔廟後仍素服御西角門視事至孟冬
歲暮行時饗禮鳴鐘鼓黃袍御奉天門視朝禫祭然後釋素服從之
定鄉會試取士額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江
西各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
各三十五人陝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各十
人貴州有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

四以為常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 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

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 蠻寇覃公旺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

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十一月戊戌顧興祖督兵分道攻之斬

公旺并其黨千五十餘人捷至帝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數豈無

脅從非辜者以後宜開示恩信撫慰而降之如賈琮成交州可也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

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

心者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

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諭戒上司毋擅

差遣假以歲月責成治要至遠缺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

赴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

常留一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

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弊既多端僥倖過

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
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
得真才之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典
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
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往來道路安所取資貪者放
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敕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
官俸仍令內外風憲官採訪廉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
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
外復有和買採辦等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
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
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又言汰冗員任
風憲二事 薛祿召還陳邊備五事辛酉復遣巡邊 十二月甲申
顧興祖討平宜山蠻 茶籠被圍七月陳智等坐視不救巡按御史

飛章以聞帝馳敕責陳智等曰茶籠守彭被困孤城矢死無二若等不援將何以逃責急發兵解圍無干國憲敕未至而城陷琴彭死之詔贈彭左布政使官其一子彭交趾人也涖官有善政陳洽上疏曰黎利雖乞降內懷攜貳既陷茶籠復結玉麻土官老撾酋長與之同惡始言俟秋涼赴官今秋已過復言與參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籠州而遣逆黨潘僚路文律等往嘉興廣威諸州招集徒衆勢日滋蔓乞命總兵者速行勦滅奏至帝復降敕切責智等期來春平賊初長清知縣薛慎以親喪去官比服闋長清民相帥詣京師乞慎再任蹇義以聞且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卽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雖屢易何害竟易之未幾博野知縣陳哲秦安知縣暢宣礪山知縣劉伯吉曹縣知縣范希正皆以部民請還所任

明紀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宣宗紀

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癸丑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時軍伍不清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帝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宜令有司審實毋任相混己未遣侍郎黃宗載等十五人分行天下清理軍伍其後定清軍例二十二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著爲令 二月丁丑耕藉田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 巡按山西御史張政言近詔民有棄田逃徙田土逋負稅糧者悉予復業蠲逋而山西民或初逃時未申戶部負租因不準開豁舊業久廢生計尙無恐又致逃徙帝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逋不除其卽下有司蠲

免之 陳智累得敕責懼與方政薄可留關敗還三月己亥又敗於
茶籠州政勇而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擁兵又
安不救是以屢敗 癸丑行在禮部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
文淵閣帝爲太孫時瑛以給事中與陳山同侍講讀故有是命瑛善
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戴綸爲兵部侍郎復以諫獵忤
旨命參贊交趾軍務林長懋自南京後至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
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之綸抗辨觸帝怒立錐死籍其家
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 交趾渠魁未平而小寇
蠶起美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莊太原黃菴等結雲南寧遠州紅衣
賊大掠帝敕沐晟勦寧遠賊又發西南諸衛軍萬五千弩手三千赴
交趾且敕老撾不得容叛人夏四月乙丑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
官都督馬瑛爲參將赴交趾討賊陳洽參贊軍務奪陳智方政職充
爲事官從立功賊犯清化政不出戰都指揮王演擊敗之 御製外

戚事鑑及歷代臣鑑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諭之曰朕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羣臣善惡吉凶之跡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

禮部尙書呂震卒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用凡奏事他尙書皆執副本又與侍郎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奏牘繁多皆自占奏不執副本亦不與侍郎參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誤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

五月甲午朔錄囚

丙申詔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

停采辦金銀香貨又以交趾右布政使戚遜貪淫黜之命弋謙往代

丙午敕郡縣瘞遺骸

庚申召薛祿還

製金寶賜貴妃孫氏故

事皇后金寶金冊妃以下有冊無寶孫氏有盛寵帝請於太后賜焉

貴妃有寶自此始

總旂衛整女刲肝療母病禮部爲請旌帝曰孝

親有道剖腹刲肝豈可爲訓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遂不許命王

彰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

以聞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 六月行在刑部都察院言南京輕重罪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其囚已經大理寺審允宜令南京法司監候奏請其旂軍以下輕罪就彼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初太祖制中官不許讀書識字成祖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紳爲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於是始通文墨掌章奏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乙未免山東夏稅 己亥諭六科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寢盛帝亦寢親幸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時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命黃宗載及侍郎吳廷用采木湖廣壬子以旱災罷其役用巡按御史劉鼎貫言也吳中請罷其半帝命悉罷之 庚申進安順伯薛貴爵爲侯 方政督諸軍進討黎利李安及都指揮于瓚謝鳳薛聚朱廣等先奔俱謫爲事官立功贖罪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

利弟善於廣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伉言有伏亮不從遣指揮陶森
錢輔等渡河中伏並死亮亦被執都督蔡福守乂安以芻糧將盡退
就東關千戶包宣以其衆詣賊降福行至富良江爲賊所蹙與指揮
僉事周安等俱陷賊利以昌江爲官軍往來要路悉力攻之都指揮
同知李任堅守賊令福招任降任於城上罵福發礮擊之賊擁福去
大集兵衆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指揮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
其攻具賊又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周安
潛與衆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包宣覺之以告利利將殺安安曰吾天
朝臣子豈死賊手與指揮陳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
九千餘人悉被殺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遣親信枚青等潛至
京師約諸功臣爲內應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助又散
弓刀旂幟於諸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領前軍韋
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自將中

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宏章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
僞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尙書等官陳士啓自青州暮馳至濟南
語三司密聞於朝御史李濬以父喪家居高煦招之不從變姓名間
道詣京師上變枚青夜至張輔所輔立繫之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
高煦書泰至高煦感兵見泰南面坐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
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吾豈能鬱鬱居此汝歸報急縛奸臣
來徐議我所欲泰懼唯唯而已比還帝問漢王何言治兵何如泰皆
不敢以實對 丙寅宥武臣殊死以下罪復其官 丁卯封費瓛爲
崇信伯 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
以夏原吉爲首帝歎曰漢王果反乃議遣薛祿將兵往討皇太后召
楊榮等問計榮首勸帝親征太后帝皆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
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
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

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禮部尙書胡濙亦贊之帝意遂決張輔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禽獻闕下帝曰卿誠足禽賊顧朕初卽位小人或懷二心不親行不足安反側己巳詔親征高煦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埈居守薛祿吳成將前鋒大賚五軍將士辛未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樂安必內顧不肯徑趨南京高煦外誇詐內實怯臨事狐疑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耳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禽矣有從樂安來歸者厚賞之令還諭其衆仍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始於貫高淮安被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禽或以王爲奇貨縛以來獻悔無及矣高煦初聞祿等將兵攘臂大喜以

爲易與及聞親征始懼庚辰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日出戰帝令大軍蓐食兼行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壁其四門賊乘城守王師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諸將請卽攻城帝不許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繫矢射城中諭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大懼乃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卽出歸罪帝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禽高煦給斌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帝羣臣請正典刑不允命御史于謙口數其罪以劾章示之謙正詞斬斬聲色甚厲高煦伏地戰慄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爲書召諸子餘黨悉就禽赦城中罪脅從者不問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祿與尙書張本撫輯其衆乙酉班師庚寅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言曰趙王與高煦共謀逆久矣宜移兵襲彰德執趙王庶異日不勞聖慮帝以問榮榮力贊之遂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事當有

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榮先入士奇溥繼入闈者不納山復邀蹇義及原吉共請義原吉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九月丙申至自武定州廢高煦父子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錮之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謀者詞連晉王濟熿趙王高燧詔勿問王斌朱恆等及長史錢巽教授錢常典仗侯海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外爲民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約舉城應者事覺相繼誅凡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帝製征東記以示羣臣冬十月戊寅或言李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卽斬西市毋入見後使者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

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時勉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 黎善分兵二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濬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爲李安所敗善夜走王通聞之亦分兵三道出擊馬瑛敗賊清威至石室與通會十一月乙未進師應平之寧橋陳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傷脅走還洽躍馬入賊陳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方圍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素無戰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氣大沮陰遣人許利爲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

歸利盡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按察使楊時習執不可通不聽賊分兵萬人圍隘留關百戶萬琮奮擊乃退清化知州羅通與指揮打忠乘間破賊殺傷甚衆賊將遁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出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曷若盡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令蔡福說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王通既與賊和乃遣政平知州何忠副千戶桂勝以奏還土地爲辭陰令請兵至昌江爲賊所拘二人瞋目怒罵不屈並忠子皆被害劉觀等言高煦同謀者皆已伏法其護衛軍居他州者尙多請罪之帝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與逆謀其釋之不必窮治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秋糧辛未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衛三日內悉上所鞫獄囚罪狀帝親覽決真犯死罪依律連坐者免死謫戍流徒以下運甄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帝聞王通敗陳洽死大駭歎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洽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給事中乙酉柳升爲征虜副將軍

充總兵官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參將李慶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往討黎利沐晟爲征南將軍帥徐亨譚忠由雲南進兵兩軍共七萬餘人復敕通固守俟升洽之未沒也累奏乞黃福還撫交趾會福奉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尙書兼詹事領二司事初高煦言嘗遣人與趙王高燧通謀戶部主事李儀請削其護衛張本亦以爲言帝皆不聽旣而言者益衆帝召楊士奇謂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乃遣袁容持羣臣章及高煦獄詞示高燧高燧大懼已而泣曰吾生矣卽上表謝且請還常山中護衛及羣牧所儀衛司官校帝命收其所還護衛而與之儀衛司言者始息

二年春正月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帝謂百姓輕犯法由於教化未行命申教化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

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京戶部尙書師達卒達當成
祖世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成祖在北京嘗語左右
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達而已達不殖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
八人至無以自贍 二月癸亥行在戶部侍郎陳山爲本部尙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中官侯顯使西番 薛祿巡視畿南諸
府城池嚴戒軍士毋擾民違者以軍法論 黎利攻交州城乙丑王
通以勁兵五千出不意擣賊營破之斬其司空丁禮以下萬餘級利
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三日不出賊知其怯復樹柵掘
濠塹四出剽掠夏四月陷昌江諒山時昌江死守九月餘前後三十
戰賊聞柳升兵將至益兵來攻庚申城陷李任顧福帥死士三戰三
敗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剄死知府劉子輔指揮劉順中官馮
智俱自經城中居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諒山破知府易先亦自
縊死賊分兵圍邱温都指揮孫聚力拒之 高煦之叛晉王濟熿密

遣人相約結帝未之間也已而所遣使懼罪及走京師首實中官劉信等數十人告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煦并發其宮中詛呪事寧化王濟煥馳奏其弑嫡母事帝遣使察之皆實甲子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奸逆狀廢爲庶人幽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賊圍交州久王通閉城不敢出賊益易之致書請和通欲許之集衆議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不敢言己已通許利和以其書聞 右都御史王彰卒彰嚴介自持請託皆絕然用法過嚴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與劉觀同官人謂彰公而不怨觀私而不刻云 五月癸巳薛祿督饟開平 己亥仁宗神主祔太廟 丙午錄囚 六月戊寅錄囚 交趾賊勢旣盛道路梗絕朝廷久不得奏報是月有軍丁李茂先等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戶敕柳升急進援 秋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關進圍邱温邱温守將指揮使徐麟千戶蔡容帥疲卒固守

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他將吏多棄城遁帝以顧興祖在南寧隘留被
攻擁兵不救逮治之 庚子錄囚 先是發松潘軍援交阯將士憚
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詐言番叛帥兵掠麥匝諸族且言大軍將致討
番人震恐約黑生番反殺指揮陳傑等陷松潘疊溪圍威茂諸州斷
索橋指揮吳玉韓整高隆相繼敗績又掠綿竹諸縣官署民居皆被
焚燬鎮撫侯璉死之辛丑命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劉昭趙安
蔣貴等往討又命鴻臚丞何敏指揮吳瑋先往招之梟宏於松潘以
徇 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薛祿方駐宣府相距三百里帥精兵晝
伏夜行三夕至丁未縱輕騎蹂敵營破之大獲人畜師還敵躡其後
復奮擊敗之敵遂遠遁 八月甲子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歸父
性年九十餘奉養甚歡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被災稅糧 陝西
旱戶部尚書郭敦與隆平侯張信整飭庶務當行者同三司官計議
奏行敦請蠲逋賦振貧乏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凡十數事悉從之

九月壬辰錄囚時連諭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帝諭刑官曰吾慮其瘼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 柳升奉命久俟諸軍集始抵隘留關黎利既與王通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帥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意殊輕賊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璽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強起告升都事潘禋亦勸升持重廣偵探引芹站寧橋事爲戒升皆不爲意乙未次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鬪賊驅象大戰陳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崔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一軍盡沒升質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

謀遂及於敗黃福走還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泣下曰
公文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
吏治交趾使人人如黃尙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餼
糧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 戊申封李英爲會
寧伯 王通聞柳升敗益懼更啗黎利和爲利馳上謝罪表十月戊
寅大集官吏軍民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遺以錦綺
利亦以重寶爲謝沐晟軍至水尾縣造船將進聞通已議和引還賊
乘之大敗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王通遣官偕賊使奉陳暲表
亦至略言暲爲先王頃三世嫡孫避禍遠竄潛身老撾二十年今本
國人民不忘先王遺澤已訪得之乞還其爵土初帝嗣位與楊士奇
楊榮語交趾事卽欲棄之暲表至心知其詐欲藉以爲名遂召羣臣
示之諭以罷兵息民意張輔蹇義夏原吉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
弱天下士奇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

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榮亦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時帝意已決輔爭之不能得遂命擇使交趾者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十一月乙酉朔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盡赦利罪與之更新立暲爲安南國王敕以興滅繼絕之意以思明府之祿州西平州與安南諭通及三司官令盡撤軍民北還 時皇后未有子貴妃孫氏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由是寵眷益重己亥以皇長子生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并給絹布十五萬匹 王通令山壽與陳智等由水路還欽州自帥步騎由陸路還太平至南寧始以聞交趾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饋饗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與焉通不俟詔命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爲賊所戮者不可勝計 交趾人宣化知府陶季容廣源知州

閔顏州判岑斗烈吏目譚忠謹古雷縣千夫長陳汀及土官阮世寧阮公庭皆不願從黎利自拔來歸帝命加意撫卹資糧器用官給之尋以汀家屬盡陷嘉其義擢爲指揮 顧興祖旣被逮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公侯大臣舉山雲廉勇有智略帝亦自知之

三年春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廣西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巔山峻險挂藤於木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上亟斷藤比明石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廣西鎮帥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卽爲所持雲聞府隸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污耶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牢逮事韓觀觀醉輒殺人牢

輒留之醒乃以白金活甚衆爲士大夫所重竟以隸終 吳瑋至松

潘賊不順命瑋與龍州知州薛繼賢擊賊復松潘陳懷至仍用瑋前

鋒屢敗賊於圪荅壩葉棠關奪永鎮等橋復疊溪蔣貴募鄉導絕險

而進薄賊巢一日十數戰大敗之撫定祁命等十簇又招降渴卓等

二十餘寨招撫復業者萬二千二百餘戶歸所掠軍民二千二百餘

人事遂定捷聞進懷左都督厚資金幣留鎮四川而絀瑋功不錄

皇長子生八日羣臣卽上表請立爲太子皇后亦請早定國本孫貴

妃僞辭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

鎮爲皇太子 帝著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

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

罰黜陟卹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以教子孫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

以致意焉 南京戶部尙書古朴卒朴在朝三十餘年不通干請與

都御史向寶俱以清介稱寶以致仕歸卒於途 帝令皇后上表辭

位三月癸未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爲后諸大臣張
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皆不能爭后賢而被廢天下聞而憐
之皇太后常召后居清寧宮內廷朝宴命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帝
後亦悔之自解曰此朕少年事耳 壬辰錄囚 夏四月癸亥敕凡
官民建言章疏尙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勿諱 閏月壬寅錄
囚 免山西旱災稅糧甲寅命有司振卹 王通等至京文武諸臣
合奏其罪廷鞫具服庚戌通及陳智馬瑛方政弋謙馬騏山壽俱論
死下獄籍其家顧興祖并下獄帝終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騏恣虐激
變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
逗留及喪師辱國罪帝不問 五月辛酉錄囚先是金純有疾帝命
醫視療稍間免其朝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敕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
貴飲爲言官所劾帝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
旣念純老臣釋之落太子賓客 李琦羅汝敬等還黎利遣使奉表

謝恩詭言陳暘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命帝心知其詐不欲遽封己已復遣汝敬徐永達諭利及其下令訪陳氏後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交阯死事諸臣李任都督同知顧福劉順徐麒都指揮同知周安指揮同知蔡容指揮僉事桂勝正千戶並令子孫承襲劉子輔易先布政司參政何忠府同知馮智太監並與誥賜券惟陳麟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故贈卹不及 真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奏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收 壬申命免徵夏稅 周王有燉博學善書弟有燠自大理歸數訐之又與新安王有熿詐爲祥符王有燭與趙王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帝逮友訊無迹召有燭至曰必有燠所爲訊之具服並得有熿掠食生人肝腦諸不法事免有燠有熿爲庶人 黎利歸蔡福朱廣薛瓚于瓚及指揮魯貴千戶李安於京師誅之籍其家 六月丙戌免陝西被災夏稅 時未有官妓之禁臣

寮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劉觀爲都御史私納賄賂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一日朝罷帝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采爲京尹政清弊革帝喜丁未出觀巡視河道秋七月擢佐右都御史賜勅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闕舉送吏部補選佐視事卽奏黜嚴暲楊居正等二十人謫遼東各衛爲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月而後任之居正等六人辨愬帝怒并諸爲吏者悉戍之旣而暲自戍所潛還京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暲謀害己詔戮暲於市

戊辰錄囚 吳中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尋釋之 先是

行在都御史劾胡概葉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使御史

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概賜璽書獎勵概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 初仁宗復設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之多重複稽誤八月辛卯帝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等議皆言既有府部則行府行部宜罷從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純務寬大每戒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瘕死者 丁未帝自將巡邊命張本顧佐等居守金幼孜等皆從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懋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帝取夏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 九月辛亥次石門驛兀良哈寇會州帝自將輕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往擊之留扈行諸文臣於大營命楊榮從乙卯出喜峯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兀良哈人馬死者過半帝親帥

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旂悉下馬羅拜請降遂生縛之斬其酋
渠金忠與其甥把台請自效帝許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
耳朕有天下獨少此二人耶已二人獲數十人馬牛數百來獻帝喜
命中官酌以金卮遂賜之戊午饗將士於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至自
喜峯口把台尋賜姓名曰蔣信 冬十月乙酉詔曰古者師保之職
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先
帝簡畀以遺朕春秋高尚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在
朕左右講論至理共寧邦家勳階爵祿並如故義原吉皆起家太祖
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士奇榮與士奇榮
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
蹇義旣解部務帝欲以侍郎郭璉代璉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
言恐璉不足當之宜妙擇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帝乃止 御史張
循理等交章劾劉觀並其子輻諸臧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

章示之觀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杜法受賂至千金者
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踰年謫輻戍遼東命觀隨往觀竟客死 中
官郭敬鎮守大同 十一月癸酉錦衣指揮鍾法保請采珠東筦帝
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下之獄 忻城蠻譚團作亂十二月庚子山
雲討禽之 是年福建妄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謀不軌事覺
械至京誅其黨數百人故齊王禔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賢熾安置廬
州 清河知縣李信圭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
日發民輓舟丁壯既盡役及老穉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
者舟予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
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所齎
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二月己丑南京進騶虞一禮部請表賀不
許 進清平伯吳成爲侯錄出塞破兀良哈功也 敕左府都督張

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連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意昇景之弟也 羅汝敬等還黎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帝心知陳氏卽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三月甲戌復命李琦諭利再訪陳氏後 封后父孫忠爲會昌伯 夏四月辛巳山雲討平柳潯蠻 寧王權上書論宗室不應定品級帝怒賜書詰責權謝過乃已時有司多齟齬諸王以示威重權年已老日與文學士相往還所註纂數十種託志冲舉自號臞仙 陳瑄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戊子命黃福同往經理大臣督漕運自此始瑄福建議復支運法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池和徐民運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而令軍士接運至北京民大稱便 帝卒用郭璉爲吏部

尚書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雖由是留意人才五
月壬子錄囚 先是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甄還職御史王黼請
犯贖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贖帝從其請未幾有贖吏納米
贖罪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
大法六月甲午詔文吏犯贖如律科斷罷贖罪例 己亥敵犯開平
鎮撫張信等戰死庚子薛祿督饟開平 以鈔法不通令京省商賈
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及塌房庫房
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舟船計所載料多寡
路遠近納鈔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入官仍罪之於是有灤縣濟
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潞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
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惟臨清北新兼稅貨鈔關之設自此
始 陝西按察副使鄜堃在陝久父子輔爲句容教官思一見謀聘
爲鄉試考官子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

桎嘗寄父褐子輔貽書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
得此褐乃以汚我封還之桎奉書跪誦泣受教 秋七月己未幸文

淵閣 乙丑封滕定爲奉化伯金順爲順義伯亦錄出塞功也 八

月楊溥以母憂去尋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於獄 南北京國

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爲

民 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學校教養人材固當講習經史至於

書數之學亦當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

法略不曉乞令兼習從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從之 雜

容蠻出掠山雲遣指揮王綸破之乃上綸功且劾其殺良民罪帝宥

綸而心重雲 冬十月庚辰幸文淵閣 癸未以天氣沍寒敕南北

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因謂夏原吉等曰堯舜之世民不犯

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

庶無愧古人 時科舉日重薦舉日輕有司雖奉求賢之詔第應故

事而已丙戌帝製猗蘭操賜廷臣諭以薦賢爲國之道 庚寅改張

瑛南京禮部尙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並輟閣務 甲午閱武於近

郊帝怒諸將慢褫其衣夏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

力諫帝曰爲卿釋之乙未獵於峪口戊戌還宮 十一月癸卯薛祿

吳克忠帥師巡宣府 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 壬辰罷中官松花

江造船 顧佐任事歲餘姦吏訴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

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

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

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

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

佐頓首謝出召吏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我當貸汝帝聞之喜謂佐

得大體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鞠果千戶

臧清殺無罪二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

市 琉球山南再入貢自後不復至山南山北並爲中山所併

五年春正月兩朝實錄成賜監修等官金幣鞍馬戊辰戶部尙書夏原吉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卽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織賜衣曰勿怖污可浣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慎如此 二月壬辰諭侍臣曰今國家無大營繕而工部采運木植不已豈不妨農事其令已采之木隨處存貯軍夫悉罷歸農 癸巳頒寬卹之令省災傷寬馬政

免逋欠薪芻招流民賜復一年罷采買減官田舊科十之三卹工匠
禁司倉官包納戒法司慎刑獄 乙未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親
棗韃導至河橋下馬扶輦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拜迎太后
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慰勞之他日帝謂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
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或數不樂然終從卿以不敗事又有二
事時悔不從因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三
月戊申帝道見耕者下馬問農事取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
勝勞況吾民終歲勤動乎命賜所過農民鈔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
生業或獻蔬食酒漿取以賜帝曰此田家味也己酉還宮 辛亥李
琦等還黎利復飾詞并具頭目耆老奏請封使臣歸帝復以訪陳氏
裔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 丙辰免山西去歲被災田租 薛祿上
言永寧衛團山及鵬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夏四月戊

寅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節制臨行
賜詩以山甫南仲爲比祿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因拊心曰祿安敢望
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恩萬一乎 先是開平都指揮唐雲等屢奏
寇出沒邊境且言孤城荒遠請添官軍守備事下張輔等議以爲添
軍愈難饋給宜如薛祿初議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禦官
軍家屬移於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他衛軍分作二班每
班一千餘人更代於舊城守禦從之 五月癸卯追奪賊吏誥敕著
爲令 丙辰修預備倉出官錢收糴備荒 帝以知府多不稱職會
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癸亥以
禮部郎中況鍾知蘇州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
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
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温州皆賜
敕乘傳行鍾至蘇州捶殺姦吏舞文者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

者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興利除害不遺餘力
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本深至吉安殺巨猾彭搏等十九人平
大盤山大盜曾子良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
子皆得往白豫至松江衛軍恣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一意拊循
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
五惠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曰明日來時傳以爲笑然訟者踰
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時諸人俱有治績豫尤以愷悌稱初
鍾爲吏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
延見執禮甚恭令二子給侍而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
兩賢之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
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徙開平衛於獨石堡改屬
萬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備於舊衛已而哨備之制亦廢遂棄地三
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帝以踐祚歲久諸番國遠者

猶未朝貢復遣鄭和王景宏使忽魯謨斯諸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三十餘國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後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焉 陽武侯薛祿有疾召還秋七月卒贈鄞國公諡忠武祿有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戰必勝紀律嚴明秋豪無犯善撫士卒人樂爲用靖難諸功臣張玉朱能及祿二人爲最 癸亥甄別守令

八月己巳朔日食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黃福爲戶部尙書

先是福陳足食之要謂永樂間內營建北京外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旣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

又言山東近年旱飢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
開墾乃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
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本等以聞事竟不行 初周忱由庶
吉士歷刑部員外郎浮沈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
元忱遷越府長史頃之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
君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
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忱而帝知于謙才可大任丙午
增設各部右侍郎巡撫兩京各省總督糧稅超擢趙新吏部侍郎撫
江西兵部郎中趙倫戶部侍郎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本部侍郎
撫湖廣謙兵部侍郎撫河南山西刑部員外郎曹宏本部侍郎撫北
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忱工部侍郎撫南直隸蘇州等府州縣以胡概
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刑部侍郎謙年僅三十三至官輕騎徧歷
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具疏言之一年凡數上忱至蘇州

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滋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卽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各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註剝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先是概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概尋復姓熊 乙卯帝巡

近郊己未還宮 冬十月乙亥阿魯台犯遼東遼海衛指揮同知皇甫斌禦之至密城東峪自旦及晡矢盡援絕子弼以身衛父與千戶吳貴百戶吳襄毛觀並戰死斌忠勇有智略貴等並驍勇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褒卹 丙子帝巡近郊己卯獵於全道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壬辰還宮 十一月己未擇廷臣二十五人爲知府奉敕以行河南則御史李驥肇慶則給事中王瑩瓊州則戶部郎中徐鑑汀州則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寧波則刑部主事鄭瑒撫州則大理寺正王昇後皆以政績著由是吏治蒸蒸稱極盛焉 先是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卽思邀劫使臣梗塞道路帝怒命都督史昭帥參將趙安王瑄等討之昭等長驅至曲先散卽思先遁十二月癸巳其黨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禽脫脫不花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二十四萬有奇散卽思始懼 閏月己未敕內外諸司久淹獄囚者罪之

是年始命李昶爲戶部尙書專督在京及通州等處倉場糧儲遂爲定制

六年春正月庚辰大雨雷電 二月丁酉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己

亥濬金龍口引河達徐州以便漕從御史白圭請也 時天下承平

帝頗事遊獵玩好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

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

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

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

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

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

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

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

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辨不屈亦下獄 趙新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升擢有臨政略無施設者有貪虐爲非者名與實異言與行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賢否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帝是之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爲令 山西巡按御史張勛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占據夏四月己酉命兵部侍郎柴車往按得田二千頃還之軍 戶部尙書郭敦卒敦事親孝持身廉同官有爲不義者輒厲色待之其人悔謝乃已性好學公退手不釋卷 散卽思貢馬請罪令還居故地歸其俘 黎利復飾詞請封六月己亥命禮部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敞等至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及還致厚贐敞及琦等皆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關敞等悉閱貢物封其贐付關吏

利雖受敕命其居國則僭稱帝紀元順天以交州府爲東都清華府
爲西都分其國爲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
光諒化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
三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秋七
月己巳錄囚 壬午許朵顏三衛市易 帝微行夜幸楊士奇宅士
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
卿一言故來耳居數日帝使中官問士奇微行何爲不可對曰陛下
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有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
未幾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松潘勒都北定諸族暨空郎龍溪諸寨番復叛陳懷遣兵戰敗指
揮安寧等死者三百餘人巡按御史王勣陳便宜五事言懷駐成都
距松潘八百里不能制請移之松潘松茂軍糧宜於農隙齊力起運
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宜令自首毋隱

州縣土司宜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納粟自贖詔有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冬十月甲辰懷親督兵深入破革兒骨寨進攻空郎乞兒洞賊敗斬首墜崖死無算革兒骨賊復聚生苗邀戰擊破之勦戮殆盡於是任昌牛心諸寨番聞風乞降羣寇悉平周忱與陳瑄議兌運法瑄乃上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軍多衛所僉軍通爲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糧赴淮安徐州臨清往返一年失誤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侍郎王佐就瑄及黃福議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僉民丁不便十一月丙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蹇義等議上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自八斗至五斗有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

者至二斗五升戶部委正官監兌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
中官袁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中官假采辦名虐取官民財物
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分遣中官劉寧御史張駿李灝等往南直
隸及福建湖廣江西諸處逮其黨中官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
甚特命械繫至京中官馬俊奉使還至良鄉聞琦下獄自經所司以
聞帝曰此正與琦同惡害民者命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使至
南京縱恣貪酷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之十二月乙未磔琦斬其黨
阮巨隊等十人可烈亦下錦衣衛獄死 丁未金幼孜卒贈少保諡
文靖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疾革時家人屬請身後恩不聽曰此
君子所恥也 庚戌遣御史巡視寧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賜中官金英范宏免死詔

二月甲午以春和諭法司錄囚帝親閱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
納春審自此始 帝謂楊士奇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

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拂然曰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又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三月庚申下詔行寬卹之政辛酉諭部臣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爲辭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山西旱夏四月辛丑免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 六月癸卯以炎暑命錄囚自實犯死罪外悉發遣且馳諭中外刑獄悉如之 癸丑罷中官入番市馬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 帝作官箴三十五篇戒百官且諭曰古君臣有文倣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 秋七月庚

辰帝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豳風圖賦詩一章揭諸便殿之壁嘗夏
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農人又嘗以所賦織婦詞示侍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帝以薦舉詔
下應詔者少八月乙未敕曰近惟少傅士奇舉前南靈知州黎恬等
諸臣曠旬積月曾無一人巖數窟穴豈皆虛哉吏部卽會三品以上
官推擇才行文學之士方面有司昏懦貪暴者其與都察院奏黜之
帝於宮中覽黃福漕事便宜疏以示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
卿中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
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趾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福年
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勞
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又曰南京根
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帝曰然翊日改福
官南京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先是況鍾上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會帝屢詔減蘇松重賦周忱乃與鍾悉心計畫曲算累月奏免蘇州官田賦七十餘萬石趙豫及常州同知趙泰以次請減所屬重租民困少蘇是秋江南大稔詔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

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爲條約以聞帝嘉獎之終忱在任江南數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其爲政纖悉周密皆此類也 冬十一月辛酉召陳瑄趙新等歲終至京議糧賦利弊 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初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不稱出爲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

閣中惟士奇及楊榮楊溥三人榮疏闡果毅遇事敢爲數從北征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驩帝亦益親厚之會寧伯李英以罪下獄遣中官李貴使西域

八年春二月壬子錄囚宥免五千餘人烏撒烏蒙土官以爭地相讎殺遣行人章聰侯璉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三月庚辰諭內外衛所優卹軍士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李信圭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輓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穉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從之帝命楊溥合

選宣德二年五年八年所取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蕭鎡爲首是春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遣使振卹夏四月戊戌詔蠲京省被災逋租雜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先是烏羅知府嚴律己言所屬治古答意二長官石各野等聚衆出沒銅仁平頭瓮橋諸處誘脅箠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其地與鎮溪西陽諸蠻接境恐益相煽動請調官土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下總兵官都督蕭授授乃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以戍久之其酋吳不爾覘官軍少復掠清浪衛殺鎮撫葉受授遣都指揮張名擊破之賊遁入箠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攻劫湖廣五寨白崖諸寨勢益張授請發四川湖廣貴州接境諸官軍分道捕討五月丁巳授進攻賊巢斬吳不爾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殉生禽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獻京師餘黨悉平帝謂侍臣曰蠻苗好亂

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威服南荒先後破禽蠻賊甚衆丁卯山雲討平宜山蠻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辛丑詔中外疏決罪囚是夏復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饑免稅糧秋七月壬申免江西水災稅糧八月癸巳汰京師冗官行在戶兵工部大理光祿鴻臚行太僕寺順天府凡七十七員改金齒永昌千戶所爲潞江州直隸雲南布政司安南入貢帝以其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戊午景星見禮官請表賀不許顧佐以疾致仕驛召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領其職左乞歸不許九月乙酉遣官錄天下重囚己亥阿魯台部咎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時阿魯台數敗於瓦剌部曲離散其屬把的等先後來歸阿魯台日益蹙乃帥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諸將請出兵掩擊之帝不聽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於官贈侯加太

保謚恭襄瑄濬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清河縣祀之都指揮僉事王瑜
吳亮充左右副總兵代瑄鎮淮安董漕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爲榮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宥京官過犯 戶部尙書郭資卒贈湯陰伯
謚忠襄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強毅人不
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是年
黃福兼掌南京兵部 先是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專務益軍旬及
姻戚同姓動以千計稍辨則酷刑榜掠常州同知張宗璉素廉怒見
立暴橫積不平疽發背卒況鍾趙豫皆上章極論之常州民訴受抑
爲軍者七百有奇乃特敕周忱清理免蘇州衛抑配軍百五十九人
已食糧止令終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 黎利死僭位六年號太
祖

九年春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州饑 乙卯申兩京山東山
西河南寬卹之令 武安侯鄭亨卒於鎮亨嚴肅厚重善撫士卒恥

培克在大同時鎮守中官撓軍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悅及亨卒乃
深悼惜之贈漳國公諡忠毅 滿刺加王西里麻哈刺帥妻子陪臣
來朝 廣西思恩縣蠻覃公峇等累年作亂三月戊寅山雲遣都指
揮彭義等討平之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
爲用先後討平潯柳平樂桂平宜山諸蠻又以慶遠鬱林苗獠非大
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勦捕禽斬甚衆
復遣指揮田真攻大藤峽賊破之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
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二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
三舖舍五百自是獠獞屏跡居民安堵 徐琦至安南黎利子麟疑
未決琦曉以禍福麟懼夏四月己未遣使來告喪進代身金人帝悅
落琦戍籍命章敞侯璉敕麟權署安南國事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
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琦初回過南京黃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
指福問安南來者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郊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

識也 戊辰錄囚 五月壬午瘞暴骸 秋七月甲申遣給事中御

史錦衣衛官督捕兩畿山東山西河南蝗 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巡按三司官行視災傷蠲秋糧十
之四 乙丑罷工部采辦 阿魯台復爲脫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孳

畜略盡獨與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母納山察罕腦刺等處己巳瓦剌

脫歡襲殺阿魯台及失捏干遣使來告捷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

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

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 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

七人進學文淵閣以馬瑜爲首 九月癸未帝自將巡邊乙酉度居

庸關丙戌獵於盂道乙未阿魯台子阿卜只俺款塞來歸授左都督

賜第京師丁酉帝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

宮 四川諸番復叛敕都督方政蔣貴等撫勦政至榜諭禍福威茂

諸衛俱聽命惟松潘疊溪所轄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等分道

進討貴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會都指揮趙得宮聚兵以次討平
龍溪等三十七寨丙辰捷聞命貴佩征蠻將軍印代政鎮守松潘
甲子罷陝西市馬 兩畿浙江湖廣江西饑丁卯以應運南京及臨
清倉粟振之 右都御史熊概錄囚自朝至晏未暇食忽風眩卒時
顧佐疾良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朝賀視事如故佐每旦趨朝小憩
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
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 霍州學正曹端卒年五十九
端專心性理務躬行實踐遭親喪五味不入口一切浮屠巫覡風水
時日之說屏不用爲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
爭訟改蒲州霍州上章爭之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及卒諸生服心
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端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
學之冠 十一月戊戌停刑 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 廢新化府
以所領俱屬黎平府 十二月甲子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視朝命羣臣謁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大漸
罷采買營造諸使乙亥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
皇太后行 太子方九歲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太后趣召諸大臣
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羣臣呼萬歲浮言乃息 壬午
太子卽位始罷午朝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毋壞祖宗法第
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勗帝向學推心任楊士奇楊榮楊溥有事遣
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
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設屯田減
漕運開經筵擇儒臣講學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溥亦
請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
慎選宮中朝夕侍從內臣 尙書蹇義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
言對曰望陛下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丁亥卒年七十二贈太
師謚忠定義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嘗言張

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
辛丑南京戶部尙書黃福參贊守備機務加少保留都文臣參機
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爲皇太
后辛亥封弟祁鈺爲郟王 太皇太后召二兄彭城伯景左都督昇
誠諭之弗令預政景兄弟素恭謹昇尤賢楊士奇請加委任不許
甲寅詔節冗費胡濙請減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淨
費大省 給事中年富言永樂中招納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國帑養
亂招危宜遣還故土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
亡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調補勿更累民軍民之
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從之 都督同知
巫凱言邊情八事請厚卹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
布棉軍中口糧芻粟如舊制且召商實邊從之 進封平陽王美圭
爲晉王還居太原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 辛

已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 丙申諭三法司死罪臨決三覆奏然後

加刑 王佐鎮河南湖廣副使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陝西王翺爲

右僉都御史鎮江西御史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西寧時西

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 夏

四月壬戌以元學士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丁卯以久旱考察布按

二司及府州縣官戊辰遣給事中御史捕畿南山東河南淮安蝗

五月壬午戶部言浙江蘇松荒田稅糧減除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

加覆覈帝以覈實必增頗爲民患不許 以刑部郎中王源等十一

人爲知府 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瘞天下

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於景陵廟曰宣宗 秋七月丙子免山西夏

稅之半 八月丙午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九月壬辰詔

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會廷臣議事 釋林長懋陳

祚郭循等於獄復其官 帝爲太子時中官王振給事東宮爲局郎

狡黠得帝權是月命振掌司禮監 阿魯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復爲脫脫不花所窘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數入寇甘涼冬十月壬寅遣使諭之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台朵兒只伯犯涼州鎮番總兵官陳懋遣兵援之解去懋追至蘇武山而還以斬獲聞時王振尙未橫太皇太后委任楊士奇楊榮楊溥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南郡因號爲南楊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

明紀卷第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英宗紀一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正統元年春

正月丙戌罷銅仁金場 庚寅發禁軍三萬屯田畿輔 三月乙亥

御經筵以張輔等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等兼經筵官初經筵無定

日亦無定所至是始著為常儀以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御文

華殿進講寒暑暫免日講御文華穿殿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

愉曹鼎侍講讀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 五月丁卯阿台朵兒只

伯寇肅州 壬辰設提督學校官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按察

司副使僉事其所轄太廣歲巡不能及者口外及各都司衛所土官

以屬分巡道員廬鳳淮揚滁徐和屬江北巡按衡永郴屬湖南道辰

靖屬辰沅道瓊州屬海南道甘肅衛所屬巡按御史 都察院考察

御史不稱者十五人降黜之邵宗與焉宗九載滿吏部已考稱郭維
言宗不應與在任者同考帝以責顧佐會御史張鵬等劾宗帝遂責
佐及鵬等朋欺佐上章致仕去 宣德末古里蘇門答刺等十一國
貢使久留京師未遣閏六月命與瓜哇使臣同行敕瓜哇國王加意
撫卹分遣還國 秋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擢刑部員外郎翟

溥福爲南康知府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及宋儒周敦

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聰明俊秀可教養者送所
在儒學讀書其祠墓傾圮者修之 時百官月俸皆持帖赴領南京

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而定例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課
有之入內承運庫若歲賦偶有折收則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
緩急亦取足其中八月副都御史周銓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
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趙新黃福亦以爲言帝以問胡

澆濇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爲便於是始令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謂之金花銀周忱因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準折納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南直隸之蘇松常徽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並解京入內承運庫以爲永制 阿台朵兒只伯屢寇甘涼邊將告急甲戌右都督蔣貴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知趙安爲副帥師討之 詔還解縉家產 九月癸卯遣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召還其後歲遣御史巡鹽自此始 黎麟再入貢帝以陳氏宗支旣絕欲使麟正位下廷議咸以爲宜庚申命兵部侍郎李郁左通政柰亨齋敕印封麟爲安南國王 冬十一月乙卯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免湖廣被災稅糧 王振欲市權令朝臣畏己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會兵部尙書王驥議邊事五日未奏十二月丁丑帝召驥面責之曰
卿等欺朕幼冲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鄭埜下獄頃之得釋右都御史
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
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旨屢撫大臣過失自公侯駙馬伯及尙
書都御史無不被劾下獄荷校譴謫無虛歲 廣西蒙顧十六洞蠻
與湖廣逃民相聚蜂起蕭授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酋餘黨就誅
乙酉賊平授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
數萬石備軍與比年所儲少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
得賊乞於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阿台
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亡士卒百四十餘人侍郎徐晞劾蔣貴朝
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乃晞所統責晞委罪置貴不
問時朝議將大出兵擊阿台等巡撫宣大僉都御史李儀言四裔爲
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寧殘部窮無所歸臣臣叛小爲邊

寇邊將謹待之將自遁何必窮兵不納時先朝宿將已盡開平千戶楊洪以敢戰著名爲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虛未嘗小挫王驥言其能詔加游擊將軍洪所部纔五百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成國公朱勇言近瓦剌脫懽以兵迫逐韃靼朵兒只伯恐吞併之日益強大乞勅各邊廣積儲以備不虞帝嘉納之勇能之子也未幾脫懽殺賢義安樂二王併其衆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之衆歸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噠等部俱屬焉

二年春正月甲午宣宗神主祔太廟太皇太后御便殿帝西向立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諭曰卿等老成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不意今尙見卿溥感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太皇太后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已召王振至數其罪欲誅

之帝跪爲請輔等亦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今後慎勿令干國事也 諜報阿台等駐賀蘭山後己亥詔大同總兵官方政偕楊洪出大同迤西蔣貴偕趙安出涼州塞會勦以羅亨信參貴軍事 大同督糧參政劉璉不職李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會參將石亨欲奏鎮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誤封緘咨牒於核饟主事文卷中戶部以聞亨敬遂互相奏訐詔儀璉自陳而切責敬等儀自負其直詞頗激二月被劾下獄瘐死邊人素德儀建昭德祠以祀 三月甲午錄囚 戊午御史金敬撫輯大名及河南陝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蔣貴之出塞也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芻饟不繼留十日引還羅亨信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等不從亨信上章言貴逗留狀五月庚寅王驥經理甘肅邊務密旨戮敬許便宜行事驥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魚兒海子先退敗軍者誰僉曰敬遂縛敬

斬轅門并宣敕責貴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 壬寅刑部尙書魏源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萬全衛指揮杜衡部卒李全皆訐奏洪罪帝從源言謫衡戍廣西執全付洪自治 丁未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官稅 陳鎰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所廢置所部六府饑請發倉振之 王驥旣出督軍鄜陝獨任部事時邊陲多警將帥乏人桀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 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廷 江北河南大水民饑庚辰副都御史賈諒侍郎鄭辰振之芒碭山盜爲患諒捕獲甚衆秋九月河決陽武原武滎澤命辰俟便修塞 郭璉雖長六卿然望輕政歸內閣自布政司至御史知縣皆令京官保舉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責任專而事體一今令朝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競之風乞杜絕令歸一下吏部議璉

遜謝不敢當事遂寢 李謙老而怯故與楊洪左洪每調軍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洪連敗兀良哈兵賜敕嘉獎又敕宣大總兵官譚廣曰此卽前寇延綏爲指揮王禎所敗者去若軍甚邇顧不能撲滅若視洪等媿否 阿台復入寇冬十月甲子鎮守甘肅左副總兵任禮爲平羌將軍充總兵官蔣貴趙安爲左右副總兵柴車及僉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參贊軍務王驥及太監王貴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十一月乙巳振河南饑免稅糧 初朵兒只伯寇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顧飾功邀賞柴車劾其罪械廣詣京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請命帝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之直遣使勞賜之山雲上言潯州與大藤諸山相錯徭寇不時出沒占耕旁近荒田

而左右兩江土官所屬人多田少其狠兵素勇爲賊所畏請量撥田
州土兵於近山屯種分界耕守委土官都指揮黃竑領之斷賊出入
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 南甸土知州刀貢罕奏麓川思任發奪
其所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齎金牌信符諭之退還敕
沐晟處置任發倫發之子也

三年春楊洪擊寇於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禽其部長也陵台等
四人追至寶昌州又禽阿台答刺花等五人璽書慰勞遣醫視 魏
源奏譚廣老帝命黃真楊洪充左右參將協鎮諸將肅然源按行天
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威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
潮河川增置墩臺六十免屯軍租一年儲火器爲邊備諸依權貴避
役者悉括歸伍 三月己亥京師地震庚子又震 辛丑振陝西饑

甲辰京師地又震者再 王驥偕諸將出塞以蔣貴爲前鋒而自
與任禮帥大軍後繼敗朵兒只伯於狼山追抵石城聞朵兒只伯依

阿台於兀魯乃使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往襲之約曰不捷無相見也副將李安沮貴貴拔劍厲聲叱安曰敢阻軍者死遂出鎮夷間道疾馳抵其巢阿台方牧貴猝入馬羣令士卒以鞭擊弓韉驚馬馬盡佚敵失馬挽強步鬪貴縱騎蹂擊指揮毛哈喇奮入其陳大敗之復分軍爲兩翼別遣百騎乘高爲疑兵轉戰八十里驥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禽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禽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阿台與朵兒只伯以數騎遠遁夏四月乙卯驥以捷聞論功封貴定西伯禮寧遠伯安會川伯餘陞賞有差 癸未巡撫大同都御史盧睿請立馬市令軍民悉得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從之 魏源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盧睿而薦于謙爲鎮守參贊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南不聽言官劾源臨邊擅易置大臣帝以源有勞置不問尋與王驥並還理部事 柴車

在邊章數十上悉中時病同事多不悅車持益堅嘗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師雖厚爵賞其心終異如長脫脫木兒昔隨其長來歸未幾叛去今乃復來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離其黨類事下兵部請處之河間德州帝報可後降者悉以此令從事 廢烏羅府以所領分屬銅仁思南諸府廢鎮遠入鎮遠府 六月癸酉以旱讞中外疑獄 思任發狡獪逾於父兄緬甸宣慰新斯加爲木邦所殺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故地累侵孟定灣甸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沐晟言狀朝命選將乙亥都督方政僉事張榮同征南將軍晟右都督沐昂討之昂晟之弟也 淮揚災鹽課虧敕周忱巡視忱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忱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二縣逋課至六十二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條上鑄鐵釜卣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

命速行之忱爲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做濟農倉法置贍
鹽倉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 王振屢撫大臣小過諷給事
中御史論劾秋七月戶部以軍官俸糧改於京倉支給禮部以失印
刑部以決獄不當尙書劉中敷胡濙魏源侍郎吳璽何文淵等先後
下獄尋俱釋之 八月乙亥以陝西饑令雜犯死囚以下輸銀贖罪
送邊吏易米 九月癸巳蠲兩畿湖廣逋賦 冬十月癸丑再振陝
西饑 時工役繁興匠多逃者先已逮至六千餘人十一月又逮四
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皆令桎梏赴工 遼王貴烺居國多過湖
廣巡撫侍郎吳政巡按御史陳祚等奏其不友諸弟待庶母寡恩捶
死長史杜述召訊京師盡得其淫穢黷倫諸不法事以政等奏貴烺
罪有所隱逮下獄已而三法司上貴烺罪狀亦不言其內亂事十二
月丙辰盡下魏源陳智等於獄超擢刑部郎中丁鉉主事張鳳爲左
右侍郎 遼東總兵官巫凱有疾命醫馳視未至而卒凱性剛毅饒

智略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二十餘年威惠並行邊務修飭前後守東陲者皆莫及 廣西總兵官山雲卒贈懷遠伯諡襄毅雲謀勇深沈而端潔不苟公賞罰嚴號令參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人人亦不敢犯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所至詢問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廣西人思雲不置立祠肖像祀焉 鑄銅渾天儀簡儀於北京榜葛刺貢麒麟 孔顏孟三氏教授裴侃言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而顏孟父俱封公乞追封子皙伯魚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實長奸惰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沐晟師次金齒思任發修

貢冀緩師晟信之無渡江意任發乃遣衆萬餘奪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雲龍又殺甸順江東等處軍餘殆盡帝以賊勢日甚責晟等玩寇養患方政亦至軍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濟師晟又不許政不勝憤

四年春正月壬午獨帥麾下與賊將緬簡戰破賊舊大寨賊奔景罕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二千餘級乘勝深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追至空泥賊出象陳衝擊政力戰死之一軍皆沒 貴州計砂賊苗金蟲苗總牌糾洪江生苗作亂僞立統千侯統萬侯號二月丁巳蕭授督兵抵計砂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洋洞馬擘攻黃柏山大破之副總兵吳亮窮追至蒲頭洪江斬總牌千戶尹勝誘斬金蟲於是生苗盡降 楊士奇乞致仕不允乞歸省墓許之未幾還士奇道南京聞黃福疾往視之

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土奇深服其言福在南京嘗坐李隆側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守備者耶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卽推福上坐福亦不辭
閏月辛丑釋魏源陳智等復其官并宥棄交阯王通馬麒罪及弋謙等皆爲民吳政等亦遇赦得免 三月己酉詔赦天下 庚申廢

遼王貴烺爲庶人守簡王園進封興山王貴燮爲遼王 沐晟聞方

政敗請益軍帝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貴州四川官軍五萬人令吳亮馬翔統之至雲南聽晟節制并敕晟豫籌糧糈晟慚懼發病丁卯還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諡忠敬晟席父兄業滇人懾其威信莊事如朝廷片楮下土酋具威儀出郭迎盥而後啓曰此令旨也晟用兵非所長戰數不利善事朝貴賂遺不絕以故得中外聲 癸酉增南京

及在外文武官軍俸廩 夏五月庚戌右都督沐昂爲征南將軍充

總兵官討思任發 丁卯錄中外囚 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

寧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 京師大水壞官舍民

居三千三百九十區順天真定保定三府州縣俱大水

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丁酉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羣臣修省戊

戌下詔寬卹求直言 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陳祚言乃者法司論

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誤舉淫行主事吳軌宜坐

貢舉非其人律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軌自經死獄官獄卒罪

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

沴數見未必非此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乃抑輕從重至

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

之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 編修劉定之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

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

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

迭相出入內外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做唐制朝臣

遷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韜略守令
牧養爲先毋徒取幹辦羣臣遭喪乞永罷起復以教孝僧尼蠹國當
嚴絕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奪疏入留中 召蕭授還以老致
仕自顧成沒羣蠻所在屯結官軍討之皆無功授沈毅多計算裨校
皆盡其才寇起輒滅威信大行尋起視事右府 秋七月庚戌免兩
畿山東江西河南被災稅糧 壬申汰冗官 八月戊戌增設沿海
備倭官 己亥地震 初思恩知州岑瑛有謀略善治兵以從征蠻
寇功加田州知府銜仍掌州事遂與現任知府岑紹交惡各具奏下
總兵官安遠侯柳溥等議冬十月溥等請升思恩爲府俾瑛紹各守
疆土以杜侵奪從之 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祈命簇國師商巴掠
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浦江新塘等關據險
剽掠十二月丁丑都督同知李安充總兵官僉都御史王翱參贊軍
務討之 瓦剌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諸部皆下之脫脫不

花具空名而已脫脫不花歲來朝貢帝報之比諸番有加書稱之曰
達達可汗及是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朱勇以瓦剌
漸強請塞紫荊關諸隘口增守備從之

五年春正月南京戶部尙書黃福卒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
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
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儉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
周匱乏而已其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 王振一日語楊士奇等
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楊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
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丙中出片
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尙可爲也士
奇以爲然翼日列侍讀學士苗衷等名以進二月乙亥侍講學士馬
愉侍講曹鼐入閣預機務 時禮部侍郎王直以次當入閣士奇不

欲乃令直出涖部事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與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

甲申僉都御史張純大理少卿李畛振撫畿內流民 楊榮乞歸展

墓命中官護行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已行不之知王振欲借以

傾榮楊士奇力解之得已 初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以奉天門爲

正朝三月戊申重建三殿並修繕乾清坤寧二宮役工匠官軍七萬

人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逋賦 王翱等旣行巡按御史白商巴枉

詔審機進止翱至盡得趙諒誣陷狀乃出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丙

戌祈命簇番降翱撫定餘黨劾諒誅之戌趙得復商巴國師松潘遂

平 沐昂抵金齒畏賊甚遷延者久之賊款軍門約降主事楊寧曰

兵未加而先降誘我也宜嚴兵待之不聽五月參將張榮前驅至芒

市賊大至官兵敗績昂不救引還貶昂二級逮吳亮等下獄貶官已

思任發入寇昂擊卻之 六月丁丑免兩畿被災田糧 戊寅錄囚

秋七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備荒之政從楊士奇請也時詔兼徵民逋給事中廖莊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從之楊榮還朝至武林驛壬寅卒贈太師諡文敏榮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頗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恩遇亦始終無間時人以方姚崇 八月乙未令各邊修舉荒政從陳鎰請也由是塞上咸有儲蓄 九月壬寅蠲雲南逋賦 冬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饑 壬子免蘇松常鎮嘉湖水災稅糧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帝命其徒詣思恩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丁巳械至京師會官鞫之乃河南鈞州人楊行祥洪武中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此帝令錦衣衛錮之踰四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 乙未沐昂討平師宗叛蠻 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東河南被災稅糧 軒輓爲浙江按察使前使奢

汰輓力矯之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 思任發兵愈橫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降孟璉諸長官司乃遣人以象馬金銀修貢復致書雲南總兵官白己不反帝降敕許赦其罪已而沐昂條上攻取策王振方用事喜功名思大舉召蔣貴於甘肅以任禮代之王驥亦欲自效何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二司官撫諭之遠人得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饟策之善者也帝下廷臣議驥及張輔等皆以爲麓川負恩怙惡在所必誅如思任發早自悔禍縛詣軍門生全之恩取自上裁帝然之 封張昇爲惠安伯世襲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當食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乙卯以莊浪地屢震躬祀郊廟遣使祭四方嶽鎮 侍講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

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
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玃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
征南越不利卽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
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尙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
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寇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
重璽書原其罪釁使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
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
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
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巨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
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豫防迺欲移甘肅守將以
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巨竊以爲宜慎防遏如周漢之於玃狁
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
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

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救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
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
用球言 蔣貴爲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副之王驥總
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討思任發瀕行賜驥貴金兜牟細鎧蟒
繡緋衣朱弓矢又從驥請得便宜從事 于謙爲巡撫十二年威惠
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嘗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
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
及貧不能償者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
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
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以爲邊用
每議事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會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
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無人臣禮二月庚子下法司
論死 夏四月甲午以災異頻見敕遣二法司官詳審天下疑獄於

是御史張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從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五月甲寅何文淵及大理寺卿王文錄在京刑獄周忱及刑科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亦賜之敕與中官興安等同事中官得與三法司刑獄自此始 釋于謙爲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 御史曹泰言連歲災異咎在廷臣請敕御史給事中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考覈其屬帝命科道官參議於是郭璉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璉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泰後復姓陳 評事馬豫言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所獲強盜多因讐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賊證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準例陞賞是年出死囚以下無數 兵部尙書柴車卒車在邊塞時同事者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此類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 初薛瑄

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
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楊士奇楊溥
吾鄉誰可爲京卿者語以瑄八月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士奇溥以用
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
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亦無
加禮振由是銜瑄 戶部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
成法冬十月丁丑下劉中敷吳璽及右侍郎陳璫獄論斬詔枷長安
門外閱十六日釋還職 庚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況鍾秩滿當遷
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鍾再任時趙豫莫愚陳本
深俱爲部民乞留周忱等以聞詔皆進三品俸仍視府事 周忱旣
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
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
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鍾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

無不舉嘗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三殿重建詔徵牛膠萬斤爲綵繪用忱適赴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許之

封沈清爲修武伯 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寧二宮奉天華蓋謹身

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諸司不稱行在於南京官仍加南京字

山西左參政王來居官廉練達政事然執法嚴疾惡尤甚以公事

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當徒遇赦以原官調補廣東 王驥

馳傳至雲南思任發遣人乞降驥受之密令諸將分道入沐昂主饋

運右參將冉保由東路攻細甸灣甸水寨入鎮康趨孟定左參將宮

聚自下江投夾象石郎中侯璉援大侯州驥與蔣貴以二萬人由中

路趨上江圍其寨賊拒守嚴銃弩飛石交下如雨五日不能拔癸卯

天大風驥縱火焚柵官軍力戰遂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

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 癸丑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稅糧 封

譚廣爲永寧伯仍鎮宣府 瓦剌入貢詔問劉中敷等馬駝芻粟數

不能對閏月甲戌復下獄論斬中敷以母病特許歸省吳璽陳璘繫

獄待決中敷等本無大過帝察察示明而王振以酷助之楊士奇楊

溥猶在位莫能救也 王驥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

築七壘相救驥遣參將宮聚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

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侯璉亦擊走賊衆三萬於大侯州

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來會十二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

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更自間道立柵馬鞍

山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帥兵六千突賊壘賊

渠衣黃衣帳中瑛直前左右擊斬數百人躡死者無算瑛政之子也

驥復誘敗賊象陳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

烏木弄戛邦諸寨遣別將守西峩渡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

攻其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溺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丁未班師諸軍之進攻也令李安駐軍潞江護饜賊破安恥無功聞有賊屯高黎貢山徑往擊之爲所敗失士卒千餘人都指揮趙斌等皆死 貴州奏軍衛乏糧乞運龍江倉及兩淮鹽於鎮遠易米南京戶部侍郎張鳳以龍江鹽雜泥沙不堪易米給軍盡以淮鹽與之然後以聞帝嘉賞鳳又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石爲根本計從之遂爲令 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元時膠萊河故道接掖縣宜濬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里較漕河爲近部覆寢其議

七年春二月庚申帝如天壽山謁長陵獻陵景陵三月甲子還宮

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 夏四月甲午振陝西饑 免山西河南

山東被災稅糧 王驥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俘其妻子郎羅
走安南傳檄縛之以獻 五月征麓川師還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齎
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壬申論功進蔣貴爵爲侯封王驥靖遠伯劉
聚等遷賞有差從征少卿李蕢郎中侯璉楊寧皆擢侍郎士卒賜予
加等府庫爲竭李安逮下獄謫戍獨石 戊寅立皇后錢氏擢后父
都指揮僉事貴爲都督同知帝欲侯貴以后遜謝而止 丁亥倭陷
大嵩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六月壬
子戶部侍郎焦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秋七月丙寅
振陝西饑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爲木邦宣慰罕
蓋法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緬甸宣慰卜剌當亦起兵攻之帝命
木邦緬甸能效命禽任發獻者卽予以麓川地未幾思任發爲緬甸
所禽其子思機發帥餘衆居者藍窮困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
王振不可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

以往驥未至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命遣還雲南安置且敕驥圖緬
甸驥因請濟師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禮官請表賀不許 初瓦
刺貢使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賜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
至三十餘萬是春帝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及秋至大同者復
二千餘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都御史羅亨信請於
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冬
十月壬辰兀良哈犯廣寧詔切責總兵官曹義命王翱提督遼東軍
務翱以軍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
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效死贖翱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
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
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饟匱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
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 乙巳太皇太后大漸召楊士奇楊
溥入命中官問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行者士奇舉三事一謂建文君

雖亡當修實錄二謂永樂詔收方孝孺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奏上而太皇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

劉中敷等冬盡當決法司以請命吳璽陳瑋戍邊中敷俟母終具奏已釋爲民 十二月葬誠孝昭皇后於獻陵后既崩王振勢益盛大

作威福起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賂賂輳集 蘇州

知府况鍾卒吏民聚哭爲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

莫能及 初設戶部太倉庫凡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

及馬草鹽課關稅折銀者及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

納者皆入焉又謂之銀庫 處州礦盜葉宗留陳鑑胡等起

八年春正月郭璉罷王直代爲吏部尙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

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

賢否以備選擇稱得人其子穉爲南京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

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二月己丑沙汰南京冗官 戊

戌淮王瞻塙來朝丙午荆王瞻垌來朝 三月刑部尙書魏源致仕

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王直等舉侍郎王質鄭埜郎中劉廣衡

御史張驥遂以質代源源在刑部久議獄多平恕陝西僉事計資言

武臣雜犯等罪予半俸謫極邊源奏寢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訟告訐

擇理刑官勘重囚務憑賊具皆以源議得行 夏五月己巳復命平

蠻將軍蔣貴王驥帥師征思機發調士兵五萬往發卒轉饜五十萬

人 倭寇海寧初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困於徭役叛入倭

倭每入寇爲之鄉導幾二十年至是導倭犯樂清先登岸偵伺被獲

磔之梟其首置海上倭性黠往往陳方物稱朝貢得間卽肆侵掠東

南海濱患之 戊辰雷震奉天殿鴟吻敕修省壬午大赦 劉球應

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略曰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

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

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戮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

各舉其職至運甄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况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有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思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

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從其擇太常官一事令吏部推舉初球言麓川事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爲振腹心倚勢爲奸欺公卿多趨謁而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修撰董璘上疏乞改官太常振遂指球同謀六月丁亥逮球及璘下錦衣衛獄密使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頸斷體猶植順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斂球之上疏也修撰鍾復約與俱復妻勸阻復球詣復邸邀偕行復適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復子同尚幼聞母言感奮思成父志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

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 指揮某死妾有色王振從子山欲
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大理辨其
冤三卻之時百官多奔走振門惟薛瑄仰瞻不往右都御史王文承
振指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
瑄受賄甲辰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瞻謫戍大同瑄讀易
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
纍下呼問故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
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李時勉爲祭酒請改建國學帝命
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及彝倫
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秋七月戊午中旨令與司業
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
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時尙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
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

呼聲徹殿廷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助
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
家忠附奏曰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
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王驥等帥師至金齒九月甲子
思機發遣頭目刀籠肘偕其子詣軍門求降驥遣人至緬甸索思任
發緬使致書期以今冬送思任發至貢章交付驥與刻期遣指揮李
儀等帥精騎通南牙山路往受而緬人竟不至冬驥與蔣貴沐昂分
五營自騰衝進逼緬甸緬人聚衆待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
以他舟載之歸驥以麓川未平緬難不可復作乃宣言犒師而命貴
等潛焚其舟數百艘遂移師趨者藍 誠孝皇后崩宣宗廢后胡氏
痛哭不已十一月卒以嬪御禮葬金山 十二月癸未免山東復業
民稅糧二年 丙戌枷駙馬都尉焦敬於長安右門 孫原貞爲浙
江左布政使時按察使軒輓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璞鎮守中

官阮隨及原貞居官皆廉一方大治 赤斤蒙古衛都督且旺失加
苦也先暴橫欲移駐也洛卜刺任禮以其地近肅州執不許已奏請
建寺於其地禮復言許其建寺彼必移居遺後患事竟寢時邊將家
僮墾塞上田者每頃輸糧十二石禮連請於朝得減四石邊塞無警
禮與巡撫曹翼屯田積粟繕甲訓兵邊備甚固 時陝西倉儲充溢
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可支百年陳鎰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
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饟不復折鈔從之 楊榮旣沒楊士奇常病不
視事閣務多決於曹鼐鼐內剛外和通達政體帝以爲賢